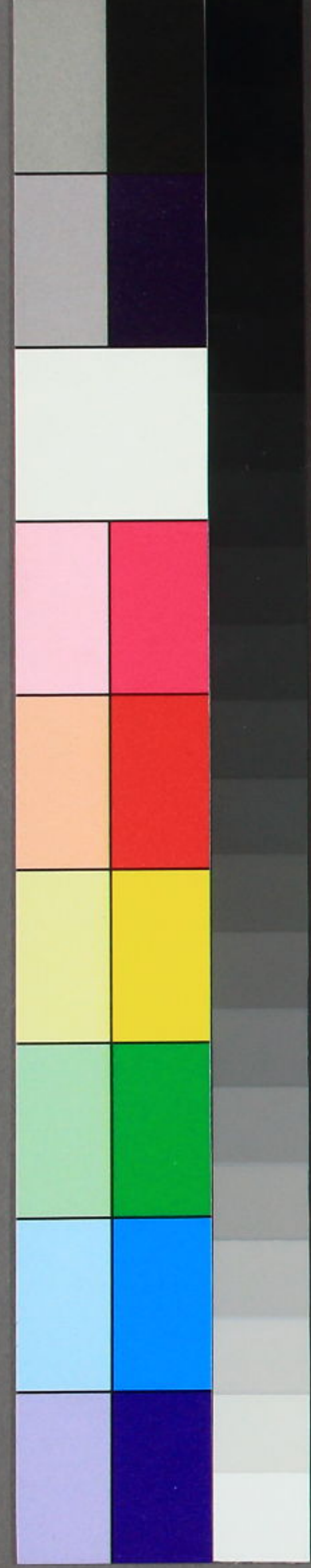


論語訓詁解

袁

RC 12
1666
9



門 仁 12
孫 1666
卷 9

論語訓詁解卷十七

美濃 江馬元恭學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朱熹曰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善意

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皇
 疏曰無謂虎不在家時歸與饋餽通豚小豕也孔
 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馬融曰孔子不仕
 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孔安國
 又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
 知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孔安國又曰
 以順辭免害

韓愈曰時當為待朱熹曰瞰孔子之亡而歸之
 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者迂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凡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
 之命以成形色所謂性也言人所稟于天之性其
 初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是以
 賢不肖相去甚遠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季氏篇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
 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安國曰
 上知不可使強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此章古註
 連上章通為一章朱註分為二章是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

牛乃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邢昺曰時子游為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故弦歌孔安國曰莞爾小笑貌昭明文選註云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李善莞作莫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孔安國又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二三子從孔子行者也七經孟子作子游之武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弗擾左傳作不狃字子洩孔安國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毛奇齡曰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此時無公山其事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又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皇疏曰徒空也言夫欲召我者豈容無事空然而召我乎又曰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興周道乃以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皇本如有上有復字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按五者即仁道之一事者也恭說文肅也貌恭則
不慢易也寬爾雅綽也賈子新書慢優不迫謂之
寬寬弘則眾歸附焉信解見于學而篇任詩國風
仲氏任只鄭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
友睦姻任恤鄭註任信於友道言不失信則人委
任敏爾雅疾也行事不遲則事成而多功惠孟子
分人以財謂之惠賈子新書存恤人謂之惠言分

人以財則民懷之故足以使人能行五者於天下
則足以治人是為天下得人者也七經孟子作孔
子對曰

朱熹以任為倚仗茂卿為人信任我焉二說皆
非確語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
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
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肸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不入也者

不入其國史記云中牟屬汴梁路韓非子曰中牟
 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薄也涅可以滌皂言
 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深之於涅而不黑喻
 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邢昺曰涅水中黑土
 可以滌皂緇黑色匏有甘苦二種瓠味甘形大匏
 味苦形小詩小雅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埤雅云長
 而瘦上曰瓠大腹短頸曰匏瓠性甘匏性苦故詩
 曰匏有苦葉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
 已苦匏蠢然無用之物豈如不材聯絡於木枝而
 人不食者哉吾將奔走四方而行道以至堅至白

不為世俗染累應其召將為東周也皇本不曰堅
 乎不上有曰字

匏瓜為星名見於羅願爾雅翼皇侃焦弱侯儕
 引以倡之不如以苦匏為喻之勝矣物茂卿曰
 苦匏其星近須女須女賤女象掌果蔬蔬菜事
 匏卽壺盧豈分甜苦詩匏有苦葉其葉苦已豈
 足以為苦匏之證乎且分匏與瓜為二物可謂
 杜撰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蔽弊敝弊皆通漢書與重以周秦之弊之弊同荀子非是是非之謂愚雖好仁不好學則其蔽也不能知是非禮月令仲冬諸生蕩樂記天地相蕩鄧曼曰爾心蕩又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是皆為流動之義也雖好知不好學則其蔽也流動信解見學而篇子曰慢令致期謂之賊孟子曰害義者謂之賊左傳殺人不忌為賊雖好信而守言不好學則其蔽遂害義雖好直不好學則其蔽也狡

戾也荀子曰非禮義之謂亂也雖以義守死不好學則其蔽也亂剛說文疆斷也狂說文躁也韓非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雖好剛不好學則其蔽也躁猛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皇本末也下有曰字由也無也字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州木之名怨音蘊

小子門人也詩者志之所之也反復之引觸之比興而已矣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是也觀者天子巡狩列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玄曰觀觀風俗

之盛衰是也。羣者賓師友燕兄弟洽羣下勞使臣此也。怨者孤臣孽子貞女商士發其苑結音貫金石憤感慨無非中和故曰怨。左傳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怨蘊愠宛鬱通心鬱結也。皇疏曰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事父之道也。又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事君之道也。關雎鵲巢是有鳥也。騶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芣葛覃是有草也。甘棠棣樸是有木也。詩並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之也。

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又曰怨刺上政朱熹曰

感發志意考見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二說皆非也

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治通猶治易治春秋之治皇疏曰周南關雎以下詩也言周邵二南既多所合載讀之則多識草木鳥獸及可事君親故若不學詩者則如人面正

向牆而倚立終無所瞻見也

朱熹爲猶學也非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鄭玄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厲說文嚴也荏詩大雅荏苒柔木世本荏苒柔意是也蓋謂顏色嚴正內心柔弱而內外相背也穿窬者鑿壁穴牆乃謂外嚴厲內柔弱常畏人也說苑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遂

內下恐脫折字

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朱註原與愿同謹也荀子愿慤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孟子曰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

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韓愈曰：向類內，原類柔，字之誤也。古文向內原柔，後人遂誤內柔爲鄉原，足以明矣。吁！何妄可以已意改聖語矣哉！茂卿言賊害有德之人也，是其家言，不可從矣。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朱熹曰：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荀子曰：小人之學也，聲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物茂卿曰：德之棄也，謂棄德言也。德言者，謂有德人之言也，是其家言，于義不通。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夫者，小人也。皇疏曰：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言初未得事君之時，恒慙慙患已不能得事君。

也既得事君則患已失事君苟患失之則終身所
 患總無所不至矣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
 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得之則樂其
 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
 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
 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
 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物茂卿云亡無通或是之亡也者無有是也五子

之歌未或不亡或即訓有狂說文躁也韓子曰心
 不能審得失之地謂之狂肆恣通蕩流動也解見
 上矜通作兢解見季氏篇莊子雖善不善謂之矜
 又通廉直也忿戾者忿怒狼戾也愚解見先進篇
 荀子匿行曰詐國語以謀蓋人詐也

包咸曰肆極意敢言之朱熹曰肆謂不拘小節
 孔安國曰蕩無所據朱熹曰蕩則踰大閑矣又曰
 矜者持守太嚴物茂卿曰矜本矜莊之矜美德
 也諸說未知何據又曰蓋矜即狷狷或作猷或
 作矜未知然否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解見學而篇集解無此章

子曰惡紫之棄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者惡似是而非者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鄭聲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雅樂周樂也左傳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孔安國又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七經孟子者作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述猶述作之述天雖諄諄然不命之四時錯行萬物並育亦何待言語哉荀子曰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何晏曰孺悲魯人也圖解云將命傳辭疾之命也出戶方達命于悲之時也就取瑟使歌聲徹於外

為孺悲所聞耳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期廣韻信也限也沒增韻盡也外說文進也舊穀既盡新穀既進謂農時一周也鑽說文所以穿也

燧取火之木也謂鑽木取火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丹鉛總錄曰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棗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為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為水柞櫛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合於季夏之後列中央土按四改火則天運一周也稻一名徐周禮

鄭註徐稷也。或作粳。然有黏有不黏者。以黏爲糲。不黏者爲粳。孝經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笑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卽食夫稻。而不爲飭粥之食。衣夫錦。而不爲齊衰之服。子之心安乎。否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反之者。謂之不仁也。禮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

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七經孟子。女安則爲之。女上有曰字。皇本稻下錦下有也字。

伊藤維楨曰。詳本文。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

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禮以解此章也此說大為紕謬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說文作簿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古者鳥曹作簿家語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韓非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奕說文圍碁也以子困而相殺故謂之困奕者落奕之義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朱熹曰尚上之也義解見學而篇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稱爾雅舉也乃宣揚之也下流謂地形卑下眾流所歸之處訕與姍通說文謗也果敢解見雍也篇窒說文塞也書臯陶謨剛而塞註剛斷而實塞疏

曰剛正而內充實乃成德也今果敢而內充實無所屈撓者任情違理矣微說文要也蓋謂遮要人智以為己智者也評說文面相斥罪相告評也七經孟子作子貢問曰微作擻

孔安國曰微抄也惡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朱熹曰微伺察也物茂卿曰微僥同僥幸亦抄取之義耳諸說皆非確詰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章不俟解而明白皇本怨上有有字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者不復有進止於此而已矣

論語訓詁解卷十七終

論語訓詁解卷十八

美濃 江馬元恭學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皆知仁道之人也

馬融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朱熹曰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

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伊藤
 維楨曰三子皆忠君憂國不為身嫌故皆謂之
 仁物茂卿曰如三子者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
 天下之功雖無安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
 亦足以安天下故謂之仁諸說皆非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
 是以不去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遠
 離我之舊邦而更他適耶其辭氣寬裕如此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待以禮相接遇也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
 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史
 記曰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是以
 景公託吾老不能用孔子遂行去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
 懼歸女樂季桓子受之而怠於政事三日不聽政
 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楚狂接輿名陸通見莊子註聊瑯代醉編曰愚以為非也接姓輿名也漢有接所接固姓耳以鳳比孔子何德之衰嘆世不能用孔子也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而語助如詩齊風俟我于著乎而左傳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而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

言之者傷之甚也包咸曰下下車皇本衰下諫下追下皆有也字七經孟子過孔子下有之門二字辟作避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穩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

瑯琊代醉曰姓長名沮也高士傳言張良雖擊始皇改姓爲張當時必有長姓皆楚人耦說文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徐曰上古二人共一袋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見考工記津說文水渡也執輿皇疏曰子路初在車上卽爲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孔子時執轡故長沮然問之也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滔滔說文水漫漫大貌詩大雅武夫滔滔者以其衆逝也易變也孔安國曰當今天下治亂

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之而汝也左傳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穠說文摩田器也徐曰布種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輟說文止也爾雅已也增韻歇也朱熹曰不告以津處憮然與憤然惘然錯互通用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太宰純曰易如夷子思以易天下之易謂變易也邢昺曰山林多鳥獸不可與同羣若隱於山林是同羣也天下無

道故欲以道易之耳，斯人指天下之人言。皇本者為誰下，有乎字，孔丘與下，有對字。

物茂卿曰：天下及斯人，皆是指人君最非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丈人長老之稱。易師貞，丈人吉。鄭註：能以法度長于人。曰丈人，陸曰：嚴莊之貌。王充論衡曰：人形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尊翁嫗為丈人。蓀本作菘，說文：芸，田器。皇本：蓀作蓀。朱熹曰：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耳。爾以不事農業者為夫子乎？植，樹立也。石經作置。芸，與耘通。說文：除苗穢也。拱而立，朱熹曰：知其隱者敬之也。至則行矣，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皇疏曰：人若仕則職於義，故云不仕無義也。見汝二子，是識長幼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於君臣之義而不

仕乎又言君子所以仕者非貪榮祿富貴政是欲行大義故也。倫說文輩也增韻次序也。書洪範彝倫攸叙已字當讀爲既已之已。朱註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友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然則文理尤明。皇本廢之下有也字。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逸說文失也从辵兔免謾訛善逃也。增韻隱也。又

遁也。伯夷叔齊柳下惠見孟子黃氏日鈔曰愚按仲雍嘗治吳爲君恐不可言逸氏亦無隱居放言之事兼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爲及序次於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所據耳。毛奇齡曰朱註此似有誤據史記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蓋周章之弟仲雍之曾孫也備考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

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其他不見經傳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謂全其身也禮祭義云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言中倫行中慮者雖不全其身能全其言行也倫道理也其斯而已矣石經作其所已乎物茂卿曰自此外別無可稱者也放增韻肆也逸也權說文反常也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朱註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皇本辱其身下有者字

朱熹曰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包咸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諸說皆非也

大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大師周禮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飯版板通蓋樂器以木作之所以止樂也通雅時之度曲可以使人人一律者版為之也版有眼故加節焉十番之奏一聲版二聲魚皆以木為之取其音清冽不為眾樂所掩夫祝故之聲猶是也正如版魚用

為節奏曲之遲疾視此為準孔安國曰亞次也次
 飯樂師也摯于共名也苞咸曰鼓擊鼓者方叔名
 也入謂居其河內也孔安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
 邢昺曰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
 自擊搖備考引纂要云樂之所成曰鼗周禮春官
 警矇掌播鼗漢漢中朱熹曰海海鳴也小師周禮
 掌教鼓鼗祝敵塤簫管絃歌磬師掌教擊磬擊編
 鐘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
 皆名朱熹曰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
 海以去亂鼗作鞀

朱熹曰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茂卿亞飯三
 飯四飯為祭奏樂侑尸食之官可謂疎謬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正字通魯
 論弛譌為施言君子於其親妄不弛赦征役也孔
 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大故者死也周禮大
 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註故謂亡幾檀
 弓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孟子今也不幸至於
 大故禮祭統曰備者有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

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書君陳一人作一夫，朱註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

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佗人親易已之親。韓愈曰：施當爲弛，言不弛慢所親近賢人。朱熹曰：弛遺棄也，諸說皆非也。郝京山談經曰：周禮小司徒職，凡征役之施舍，謂加役也。舍謂免役也。故論語云：君子不施其親，謂親者則免其役，恐非

也。孔安國又曰：大故，謂惡逆之事。朱熹相承遵之者誤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騮。丹鉛總錄曰：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達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迺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筆

之以諗博古者備考引白虎通云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按左傳昔高陽氏有弟子八人蒼舒隤斂擣戡大臨彤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男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宜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繇此觀之言當時才士之盛耳

包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仕故記之爾

白虎通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駒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伊藤維楨曰四乳生八子其事甚異恐不可信只是言當時人物之盛耳

論語訓詁解卷十八終

